

如果这是爱情呢？

〔苏〕伊·奥尔杉斯基 尼·鲁得涅娃 著
于培才 高建民 译



外国电影剧本丛书

中国电影出版社

外国电影剧本丛书

如果这是爱情呢？

〔苏〕伊·奥尔杉斯基
尼·鲁得涅娃

著

于培才 高建民 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7 北京

Иосиф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Ольшанский
Нина Исаевна Руднева
А ЕСЛИ ЭТО ЛЮБОВЬ?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ИСКУССТВО”
МОСКВА 1964

内 容 说 明

故事发生在苏联某新建小镇的一所学校里。十年级学生鲍利斯给同班女同学克谢尼亚写了一封充满感情的信，不料这封信被另一同学捡到，交给了老师。这件事迅速传开，引起了学校、家庭和社会的震动。影片通过对这件事情的描述，反映了人们对这一问题所持的种种态度。

这是苏联拍摄的第一部中学生题材的影片，由著名导演尤·莱兹曼执导。

责任编辑：高 川

封面设计：乃 萱

如果这是爱情呢？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3 1/8 插页：2 字数：50,000

1987年4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10061·530 定价：0.80元

一辆辆带挂斗和不带挂斗的重载卡车，载着砖块、木料、水泥、钢管和铁板不间断地在公路上驶过。……

公路穿过一片树林，通向一个由一些四五层高的楼房组成的小镇，然后继续伸向远方，一直到那耸立着的诺沃杜勃尼科夫联合工厂的厂房。

联合工厂和小镇还在继续建设着——一台台掘土机举起掘满了土的挖斗，在空中打着转儿；一幢幢刚油饰过的崭新楼房，坐落在翻整过的光秃秃的土地上，但又不知为什么还没有人住进去；不过人行道两边有些地方已栽上了小树；居民楼和成排的尚未竣工的建筑相间地一字排开。

联合工厂已经落在后面，汽车沿着公路继续飞奔，新的“食品店”、百货商店、邮局一闪而过，于是我们到了小镇边。一行行小树枝条婆婆，掩映着一条林荫小路，路端是座大门，院内宽敞僻静。

“今天父亲飞往莫斯科了，妈妈也出门了，我一个人呆在家里，想呀想呀，想的全是你……”

话音把我们引进院子，来到一个敞开的窗口。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可简直要发疯了……我们不知怎么，总不能谈这件事情……可保持

沉默，我又绝做不到；把它写出来，毕竟会轻松一些……清晨，一觉醒来，就想唱，想满屋子喊叫！上学成了一件令人愉快的事，因为班里有你——我亲爱的……”

一位二十七岁左右的年轻女人，停止了念信，低声说：

“我一点也不明白……”

她困惑地环顾四周。

这是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摆设得和一般中学校长的办公室一样。室内除了那位年轻女人，还有两位女人：一位四十岁上下，身材瘦瘦的；一位已上年纪，银白的头发平整地梳向两边，她坐在桌后。

“我干吗要念出声来呢？”年轻的女教师继续困惑地说道，并且将信递给身材瘦瘦的女教师：

“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这是什么信？给谁写的？”

“亲爱的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说：“可这十年级一班的班主任是您而不是我呀。”她转身向白发老教师说：“昨天在我的课上，卡巴尔金娜从地上捡到这封信……当然，我就把它扣下了！我读了以后，简直两眼发黑。阿纳斯塔西亚·格里高利耶夫娜，您接着听下去……”她拿起信凑到眼前，念起来：“现在当我感到什么是真正的爱时，我懂得了许多道理……”

她停了下来，期待地望着在座的人。

“真可怕！……”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禁不住说道。

“瞧见了把！”玛丽亚·巴甫洛夫娜以教训的

口吻说，并将信放在校长面前的桌上。

年轻的女教师解释道：

“可怕的并不是信……可怕的倒是我们在这里读它……”

“哎呀！那又怎么样？这是光明正大的，您可知，这类你来我往的信可能隐含着什么？”

校长说：

“好啦，玛丽亚·巴甫洛夫娜……干吗立刻要把它想得那么坏呢？”

电话铃响了。阿纳斯塔西亚本来还想说点什么，她拿起电话。

“是……是，是我……”她用握着钢笔的手，指着信一行行看下去，一边在“我亲爱的”几个字后面机械地画了个醒目的惊叹号，一边说，“您好，托洛波夫同志……”

上课铃响了。

“对不起……”她对着话筒说道，又转身对两位女教师说：“喏，我们回头再谈……托洛波夫同志，您说吧……”

她边听电话，边先后目送两位女教师离去。走在后边的玛丽亚·巴甫洛夫娜从桌上拿起了信。

“……托洛波夫同志，我知道，工厂有自己的生产计划，可我们也有自己的教学大纲……”

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走进十年级教室。

学生们起立。

“请坐。”

她自己也在讲桌后坐下。她紧张地观察着学生，目光停留在一位漂亮的卷发姑娘身上。

“勃拉金娜·娜杰日达！”

其余的学生轻松地吐了口气。

娜佳不太情愿地走向黑板。

玛丽亚·巴甫洛夫娜打量了姑娘一眼，又将目光移向和娜佳同桌的戴眼镜的文静少年身上，然后又看了看娜佳，似乎在想象中把他俩联系在一起。不知是……

“Danke! ich auf die strasse... ——娜佳忽然声音沙哑地说：‘Dort habe ich meine Freundinnen ...’ ①

“Habe gesehen ...” ② 玛丽亚·巴甫洛夫娜漫不经心地纠正道。

她的目光又滑向一张长了颗胎痣的少年脸上，立刻，娜佳那漂亮的脸蛋儿又和这个穿方格翻领衬衫小伙子的刚毅的脸联系在一起……女教师凝视着、掂量着、比较着……

娜佳不知嘟哝着什么，而玛丽亚·巴甫洛夫娜的目光仍在班里搜寻着——她在一位淡黄色头发姑娘的漂亮脸蛋儿上打量了一会儿，又去端详那位穿方格翻领衬衫的刚毅小伙子的脸，心里又把他俩联系在一起……

这时，一个脸上长雀斑的学生，对坐在他前面

① 德语：谢谢，我到街上去，那儿有我的朋友……——译者

② 德语：我看见了……——译者

的那位脸蛋儿漂亮的姑娘悄声说了句什么，女教师的目光立即盯住了他，她瞅了瞅姑娘，又瞧了瞧少年……但是没有发现什么：雀斑脸少年的神态是随便的，没有顾虑的；而姑娘的眼神也是冷漠的、发呆的。一点儿也没有流露出他们有什么共同秘密。

“Ich will sehen film …”^①听到勃拉金娜的声音，玛丽亚·巴甫洛夫娜一下醒悟过来：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应该怎么说？”

娜佳愁得答不上来。

女教师唤道：

“卡巴尔金娜！”

一个削瘦的尖鼻子姑娘从桌后站了起来。

“这句话正确地应该怎么说？”

卡巴尔金娜眨眨淡白的睫毛，干脆利索地答道：

“Ich will einen film ansehen。”^②

“请翻译一下！”

“我想看电影……”

一个留有额发的小伙子滑稽地悄悄说：

“……和奥列格·斯特里冉诺夫一块儿去！……”

大家笑了起来。

“胡说！”卡巴尔金娜蓦地顶了一句。

玛丽亚·巴甫洛夫娜敲敲讲台说：

①德语：我想电影看……——译者

②德语：我想看电影。——译者

“卡巴尔金娜，请把 *futurum eins* ①——‘我将看电影’写出来！勃拉金娜，请坐下！”

卡巴尔金娜走到黑板前，拿起粉笔。

现在玛丽亚·巴甫洛夫娜的目光从额发蓬松的小伙子脸上转到卡巴尔金娜身上。小伙子那活泼而有点粗糙的脸和蓬松的额发与卡巴尔金娜忧伤的鼻子、直竖的耳朵以及两条象木棍似叉开的腿，无论如何也连不到一起。

小伙子瞥见女教师的目光，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他发现自己右手上有个墨水点，连忙把手藏到桌沿下。

当下课铃声响起来的时候，黑板上已密密麻麻写满了德文字。

女教师写完句子，打上句号，转身对全班说：

“都抄下来了吗？”

“都抄下来了！”学生们先后不一地高声回答。

“下课！”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说。于是学生们快活地涌向门口。“卡巴尔金娜，您稍等一下！”

卡巴尔金娜打了个颤，惶恐地望着她。

等教室里人都走光了以后，玛丽亚·巴甫洛夫娜从皮包里掏出那封信。

“丽达，告诉我……这是你捡到的那封信，你知道是谁写的吗？”

“什么信？”丽达颤抖地问，“这不是我写的……我坐在那儿，就看见了，它掉在地板上……我

①德语：第一将来时。——译者

连看都没看……”

“你读读吧！”玛丽亚·巴甫洛夫娜将信递给她。

卡巴尔金娜小心地接过信。在她看信的时候，女教师一直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你认得出这是谁的笔迹吗？”

被信震动的丽达，小声回答：

“认不出，玛丽亚·巴甫洛夫娜……”

“姑娘，你要知道，”玛丽亚·巴甫洛夫娜用信赖的口气说：“你是共青团员，我信任你，你也清楚，这是一件多么严重的事情。依你看，班里有谁会有这种关系呢？”

丽达舔着发干的嘴唇，说：

“是的，我们班有些人相好……可是象这种事……”她耸耸肩。

女教师沉思起来。

“这究竟是谁写的信呢？也许，你去和姑娘们谈谈，当然，这件事不必让全班都知道……”

卡巴尔金娜仔细瞧了瞧手中的信。

“如果有人说出这信是谁写的，退还给他吗？”

“当然……”玛丽亚·巴甫洛夫娜迟疑片刻说，“但是，首先要告诉我……”

同学们出了校门，三三两两或是单独地向镇里走去。

他们在一条横贯街道的公路边停了下来，公路上卡车一辆接一辆鱼贯而行，拦住去路。

一个留辫子的姑娘突然叫道：

“跑过去！”

她瞅准机会跑上公路，站在汽车之间的空当儿里。

“克谢尼卡！……”娜佳高声叫道。

“你发疯了！……”其他女伴也叫起来。

额发蓬松的小伙子，帽子推到后脑勺，尖声喊道：

“别动，克修什卡，我来帮助你！……”

他故意挥着双手，跟在克谢尼亚后面，跑上公路。

克谢尼亚敏捷地在汽车之间钻来钻去，跑到路对面。

额发蓬松的小伙子被穿梭如流的卡车隔在路当中，急得转来转去。

“别奇卡！小心！”娜佳惊叫道。

睫毛淡白的姑娘被吓得闭上了眼睛。

司机们连声叫骂着避开别奇卡。别奇卡则尖叫着躲来躲去：

“伙计们，救命哪！……一个还没受完中等教育的人就要没命啦！……”

站在路对面的克谢尼亚笑了起来。

车流终于稀疏了。别奇卡跑到克谢尼亚站的地方，装出疲惫不堪的样子，向她身上倒去，俩人差点都摔倒。

同学们走了过来，大家一块儿向前走去。

他们来到百货商店前。这里十分热闹：橱窗装

饰着大幅红布，人们从敞开的店门进进出出，抱着一包包东西，一匹匹布料。

“我妈妈正在给我做的那件衣服，用的就是这种布料，”克谢尼亚指着一匹布说，“准备过节穿的。”

娜佳叫住戴眼镜的少年。

“伊戈里！”

伊戈里转过身来。

“你答应东西带来了吗？”

伊戈里从书包里掏出一本封皮磨破了的书，递给娜佳。

克谢尼亚一步跳到跟前。

“什么书？”

“雷马克的《凯旋门》。”娜佳全神贯注地翻着书回答说。

克谢尼亚一把抢过她手中的书。

“克谢尼卡！快拿回来！”娜佳发火了，“听见了吗？”

“你一看就得一年，我看得快！明天就还你！”克谢尼亚赶忙作保证。她把书往书包里一塞，躲到同学们身后。

“快还给我！”娜佳求道，“又不是带给你的……伊戈里，你向她要吧……”

克谢尼亚从书包里取出书。

“给你……拿去吧……别急嘛！”

娜佳拿过书，为了预防意外，她退到一边。但立刻又尖叫一声。

“这是什么呀？……你们看，她还给我的是什么书！《化学及在我们生活中的作用》！”

同学们笑了起来。娜佳扑向克谢尼亚。

克谢尼亚哈哈大笑，围着同学奔跑躲闪，又故意大声逗她：

“你真傻！那本书有意思极了！是谈无机物变成……变成蛋青的！……”

“它就是变蛋黄也不要！”娜佳边追边气呼呼地回敬了一句，眼看追不上了，便把书用力朝克谢尼亚投过去。

书擦过鲍利斯肩膀，嘭的一声摔在地上。

“都疯啦！”鲍利斯愤怒地捡起书：“这是图书馆的！”

“你快还给她！”别奇卡忍不住说，并且去追克谢尼亚。

别奇卡灵巧地抓住了克谢尼亚，夺过那本书，递给跑到他跟前的娜佳。

“拿着，别叫了！”他轻蔑地瞟了一眼书：“又是讲爱情的吧？”

娜佳夺过书。

“当然。”

“唠叨上七百年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别奇卡嘟哝着，“什么他爱呀……她不爱他呀……她爱他……他又不爱她呀……”

娜佳看着他，忍不住地笑了。

伊戈里也笑了，问：

“为什么非得是七百年？”

“那就一千年吧！”

他们走进院子里。

“娜达莎！”

那个脸上长雀斑的十年级学生，亲密地把短发姑娘拉到一边，挽起她的胳膊：

“你想看电影吗？”

“只要不是晚场就行，谢辽沙。”姑娘说完转向其他人。

大家正准备散开。

“伙伴们！今天看电影去吗？”

“我得温习物理！”别奇卡叫道，“什么电影？”
谢尔盖快乐地喊道：

“《她爱，他不爱》……”

“那是另一码事！”别奇卡说。

鲍利斯喊：

“克谢尼亚！”

已经走到楼道口的克谢尼亚转过身来。

“你去看电影吗？”

“去呀。”

“八点二十，在影院门口见！”谢尔盖喊着。
他用眼睛数了一下说：“我全包了！”

鲍利斯、别奇卡、谢尔盖、娜佳几乎是跑着穿过工厂院子。他们一个接一个地钻进更衣室。这是一间窄长的房子，靠墙放着一排存衣柜。工人们从那里取出工作服换好，走进车间去了；有几个逗留了一会儿，和那二十来个学生搭起话来。

娜达莎拿出花名册，把到场的同学一一画上：
“扎维娅洛娃、勃拉金娜、拉姆津……”她一边看着走进来的同学，一边喃喃念道，用铅笔画着十字。
“那儿还有谁？”

“我！”别奇卡高声答道。

“你好！”一个年轻工人向鲍利斯问好。

“你好，冉卡。”

谢尔盖拨开人群，走到指标牌前，看起上面的数字来。

门又被推开了，卡巴尔金娜跑了进来。

“斯米尔诺娃，画上我！”她对娜达莎叫道。

“噯……卡巴尔金娜……”娜达莎画上个新十字。

卡巴尔金娜往里走了几步，不禁愣住了。她神情不安地环顾左右，紧张得目光放出了异彩。

“拉丽斯卡……”她小声叫住一位白脸姑娘，附在她耳朵上急速地低语着什么。

“伙计们，真带劲！”谢尔盖在指标牌前高兴地说：“我们完成了百分之一百二十三点四！”

“是哪个车间的？是我们的吗？”冉卡站在旁边，好奇地问。

“是机械车间的……”

年轻工人得意地笑了。

“怎么？”谢尔盖一点也没感到窘迫，“就算我们干了百分之四吧，好吧，百分之三……”

冉卡指了指数字说：

“这个零点四才是你们干的！”

卡巴尔金娜此时正在他们身后和几个女生小声嘀咕着；只见她们惊奇地耸耸肩膀。丽达抬起头来，叫道：

“克谢尼亚！”

克谢尼亚正和一伙儿同学听一位身穿工作衫、手拿零件的工人有声有色地讲着什么。

卡巴尔金娜走上前去，又叫了一声：

“克谢尼亚！”

克谢尼亚挥了挥手：

“等一等，丽特卡……”

卡巴尔金娜的目光又匆忙地打量了一遍大伙儿，心里在琢磨：这封奇怪的信到底是谁写的？……她抓住娜佳的袖子，把她拉到一个角落，再次掏出那封信。

“这是什么？”别奇卡伸过头来。

卡巴尔金娜连忙藏起信。

“没你的事，走开！……”

她和娜佳换了另外一个地方。

别奇卡好奇地跟在她们后面，他瞅准一个机会，把长长的手灵巧地从卡巴尔金娜的头上伸过去。

“别奇卡！”卡巴尔金娜尖叫一声。

但是已经晚了：别奇卡已经跳到一旁，大声读起来：

“……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可简直要发疯了……”他停了一下又问：“这是哪儿来的？是作文还是什么？”

“什么作文！是信，还给我！……”卡巴尔金

娜绝望地说：“马上还给我！……”

“伙计们！”别奇卡大声喊起来：“卡巴尔金娜收到一封情书！”

大家转过头来看着他。

卡巴尔金娜不住地跳着脚，企图夺回信，但是白费劲。别奇卡躲闪着她，接着念道：

“清晨一觉醒来，就想唱，想满屋子喊叫！……现在当我感到了什么是爱时……”

克谢尼亚脸色一下变得刷白。她把手伸进自己的书包里，惊恐而慌乱地寻找着什么，而后她恐惧地看着鲍利斯。鲍利斯站在不远处，莫名其妙地看着她。

“伙计们！这是奥列格·斯特里冉诺夫写的！……”别奇卡喊道：“你们听听：‘现在当我感到了什么是真正的爱时，我懂得了许多道理……’伙计们，他终于懂得了卡巴尔金娜！”

卡巴尔金娜抓住他，叫着：

“这不是我的信，还给我！”

别奇卡挡住她，叫道：

“谢尔盖，快拿走！”

谢尔盖还没来得及看，卡巴尔金娜就跑到他跟前。他躲过她，又将信递给别奇卡。

别奇卡激动得不得了，他压过大伙儿的起哄声，一个字一个字地念道：

“‘……我不能没有你，真的！我亲爱的！’我亲爱的……卡巴尔金娜！”

“谁偷的信？”克谢尼亚跑到别奇卡跟前，大